

副刊  
天鹅

《月光渡》版画 滕淑影

主编：文天心  
责编：董云平  
执行编辑：石琪  
美编：赵博  
投稿邮箱  
a84655106@163.com

## 尔滨之恋

chinhzhan

## 留言本里的哈尔滨

□赵丽佳

在黑龙江文学馆的一角，摆放着一册干净素雅的留言本。每天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，用笔尖在那里挥洒炽热的情感，如同流淌出诗意的泉水，温暖着心灵，触动灵魂。

我喜欢每天安安静静翻阅这些留言，细细品读，当文字与我的思想产生共振时，我会充满力量。小小的本子里写满热忱、真诚的话语。每一个字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，每一句话，都是情感的流露。这些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字，都是写者情感的真实体现，充满着对文学的爱，对哈尔滨的爱，对祖国的爱。

黑龙江文学馆不仅是黑龙江的文学地标，它更是传承龙江历史文化、延续龙江文学文脉，推动龙江文化建设和宣传的重要载体和窗口。它以独特的魅力展现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，承载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来到哈尔滨的外地游客，每每到这里都会写下热情洋溢的话。这里为何让人留恋？哈尔滨何以打动人心？有游客这样写道：“作为外地人，来到哈尔滨，我徒步行走很多街道，慢慢喜欢这座城市，这里的人热情、大方，这里的人坚毅、无畏，我爱这片土地。”

“辽阔的龙江大地，蕴藏着独有的龙江文学，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们啊，愿你们能把这片土地的故事，书写在笔尖，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代代相传，历久弥新！”

一位来自北京的高中生写道：哈尔滨是一座很美很有文化深度的城市，原来，哈尔滨的夏天也很热，不仅是天热，心热，文字也很“热”。

还有一位专门为文学馆而来的外地游客，他说：“迟子建、萧红都是我喜爱的作家，感谢这片土地培养出这么优秀的作家，让我了解东北文化及东北民俗，阅读就是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窗，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”

这些不加修饰的朴实的话语就像一粒无形的种子，蕴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，给予我们温暖、信心。这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感谢你们用文字表达爱，也谢谢你们认可和鼓励。

留言本上还有很多充满趣味的卡通画；带有拼音或孩童笔体的心愿和祝福；洋洋洒洒自编的诗词……这些可爱清新的语言和画，就像萦绕在耳边的微风，吹起心底阵阵涟漪。

我曾亲眼看见一位耄耋老人，他背着行李袋，一头银发，脸上布满褶皱，架着一副老花镜，在抗联文学展区，全神贯注、饱含深情地注视着。时而眉头紧锁，时而目光坚毅，仿佛眼神中承载着世间难言的故事。他的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，那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在无声地流淌。我来到他身边，递上一方纸巾，他忙道：“谢谢小姑娘。”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这些人啊，不容易啊！太苦了！”

我沉重地点点头，然后微笑着看向他，问道：“您是本地人吗？听口音不像”。

“我是安徽的，老家是黑龙江的，在这儿生活了三十多年，这里，变化可真大啊！”老人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您要不要写点什么，我们有留言本，可以写些感受。”

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点头默许，我带他走到留言处，他拿起笔思索了许久，然后坚定流畅地写下：“不忘来时路，不惧风浪高”。每一笔都情真意切，蕴藏着浓浓的家国情怀。或许，他经历了那段极其残酷而艰难的生活；或许，他感动于先烈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；或许，那展板中有他熟知的人；或许，他也是一位老兵。我没有问，因为他的眼泪已经诉说了血与火的历史，我不想勾起他痛苦的回忆。

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。在新时代的大潮中，哈尔滨传承着历史文脉，积淀着城市文明，多元并蓄、开放包容地迎接四方宾客，将哈尔滨的故事经久传唱。

## 1

小时候，我常跟着哥哥姐姐和邻居的孩子们在江水退却后来到江边的芦苇荡，寻找野鸭蛋。芦苇绵延，一眼望不到边。那片芦苇荡是我们的天地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拨开芦苇寻找野鸭蛋，每找到一个野鸭蛋，我们就会欢呼雀跃，仿佛捡到了天大的宝贝。

芦苇荡里泥泞得很，我们一步步艰难前行，双脚常常深陷其中。有时，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挣扎出，需要另外一个人帮忙才能脱困。陷得深时，甚至需要几个人的力量，连挖带拽才能把陷入泥沼的小脚弄出来。往往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巴，变成了泥猴子。经常，不是把衣服弄丢了，就是把鞋子跑丢了。更糟糕的一次是去捡野鸭蛋时，竟把父亲给买的金贵的塑料凉鞋，在泥沼中弄坏了。

拎着鞋，满身泥水地回到家时，父亲板着脸，生气地扬起手似乎要惩罚我，我吓得闭上眼睛，准备接受责罚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高举的手并没落在我的身上，而是一把夺过凉鞋，摁在水盆里气呼呼地把它洗净，擦干，点几滴油，把裂开的地方烤化、粘好。然后，愤愤地把它扔到我面前说：“穿上吧！”我很不自然地对父亲伸了下手，低着头灰溜溜地跑回屋里，他苦笑着，无奈地摇摇头。

我们一身泥污地回家，妈妈不但要为我们清洗衣服，还要给我们烧水洗澡。每次捡回野鸭蛋，妈妈都会立即下厨房把它煮熟或煎炒着给我们吃。野鸭蛋黄打在碗里红红的，而我们家鸡下的蛋黄是黄黄的。我很喜欢，便问妈妈。妈妈说：“傻丫头，因为野鸭蛋里的鱼虾，更有营养……”我很佩服妈妈，她好像什么都知道，这也让我更加喜欢去捡野鸭蛋。

妈妈很巧，她会把那些受精的野鸭蛋孵化成野鸭，散养在院子里。每天我都会帮她给小野鸭喂食，给它们采菜、捞小鱼小虾吃。它们一天天地长大，长大的野鸭好像通人性，跟我建立了感情：只要扎着两个羊角辫的我在院里一走，就会有十几只小野鸭排着队跟在身后，邻居们戏称我为“鸭领队”，而当过兵的父亲则叫我“鸭司令”。后来，才知道野鸭子是在跟我耍脾气吃。

野鸭子的翅膀快长成了，妈妈便把它们圈养在加盖了遮网的网栏里，不明原因的我，因此还跟妈妈顶嘴。妈妈告诉我：野鸭大会飞走，这样我才理解了母亲。其实，我是喜欢做“鸭司令”的那种得意洋洋的感觉，喜欢小鸭子跟在身后很吸引人眼球、很有趣！当时，真希望小野鸭永远不要长大。至今回想起那个画面和我当时那小小的心眼儿，都会忍不住的。

野鸭的肉非常有嚼劲，虽然她它很费柴火，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能吃上一顿野鸭肉是一种奢侈。如今野鸭已经成为保护动物，童年的我们捡野鸭蛋的事情，再也不会上演了。

记得每次我们从芦苇荡归来，父母总是只问有没有遇到危险啊，碰没碰坏呀？而且边问边细细查看。对我们捡回的野鸭蛋或抓回来的鱼，好像满不在乎，也不会多夸我们一句，更不允许我们再回去！

每次他们老唠叨一句话：“吃不吃不打紧，江边的泥沼很危险，陷进去会要人命的，你们的小命最宝贵。”即使我们把衣服或裤子刮破了，妈妈总会说：“人没伤到就好！”就算忙到深夜，她也要点着油灯一针针地缝补好！从来不像别家父母，弄坏了就会责打孩子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我深深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疼爱和关怀，我不禁为当时的冒险行为感到后怕。

前几日，和一位北京朋友联系，谈完正事后，又提起最近都读了什么书。这一唠，滔滔不绝，足足说了半个多小时。从文学到哲学，从政治到历史，天马行空，纵横捭阖……当然，我说的是那位朋友。聊天过程中，我有些跟不上对方思路，原因只有一个，自己的阅读量不行了。

曾几何时，我也是一个文学青年。确切说，是从文学少年不停修炼，最终进阶到文学青年。“70后”文青，进阶之路基本类似：从小人书、《故事会》，到金庸、梁羽生、温瑞安、琼瑶、席绢的武侠言情；上了高中后，看了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，迷恋舒婷、海子；到了大学，拜读中外文学名著。所谓登堂入室，实现进阶。当然，这期间，我参加过学校各种征文比赛，还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几篇“豆腐块”，被众人追捧，成为校园“顶流”，那种沾沾自喜，至今犹在。

高考我考进了北京一所211院校的文学系，实现了我最初的梦想。那时，我踌躇满志，畅想着四年后成为一名职业作家，以千秋笔致，写尽人世繁华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刚上大学，就遭受了降维打击。

记得刚开学时，大家在宿舍聚会，做自我介绍。其中一位同学说，我叫彭雨婷，来自长沙雅礼中学，去年被评为湖南省校园十大诗人，大家一惊，哇，好厉害！这时，另一位同学掏出一本书说，这是我高二时出版的散文集，请大家多多指点。我顿时一惊，哇，好厉害！这时，另一位同学掏出一本书说，这是我高二时出版的散文集，请大家多多指点。我顿时一惊，哇，好厉害！这时，另一位同学掏出一本书说，这是我高二时出版的散文集，请大家多多指点。我顿时一惊，哇，好厉害！

随后，又有几位同学纷纷展示自己的文学成就，其中最普通的，也是省市级征文大赛奖项那种级别，让我心里更加惭愧，以至于深感自己高中白念了。好在接下来有几位同学和我差不多，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。就在我心情刚刚有所平复之际，一位中等身材、戴着厚镜片的同学敲门走进来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口音说，不好意思，同学们，我迟到了，我叫熊彬，来自重庆，这是我在高中获得的全国征文大赛证书。说完，他把一摞足有上百张的证书放在桌子上。当时，所有同学都震惊了。

轮到我了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说，大家好，我来自黑龙江，我是一个文学青年，很惭愧。我高中发表的作品为零篇。这时，我旁边一位北京女孩说，你能零散发表几篇也很不错了，我一篇都没发表过！话音刚落，众人哄堂大笑。

那次大受刺激后，我决定卧薪尝胆，发愤图强，即使不能马上成为作家，起码学好专业，把阅读量提上来，毕业之后再实现人生逆袭。于是，大学四年，除了上课，图书馆成了我的主战场，古今中外，文史哲艺，东西流派，无不涉猎。当然，虽说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，但也不是借回来的都能及时看完，甚至有的难啃的，干脆还回去了。

除了借书，我还把每月59块钱的生活补助全部拿出来买书。现在听起来，这个数字实在可怜，但是那会儿，我每月生活费也才四五块钱。最初，我经常去三联书店，那儿的书从内容、印刷和装帧都属上乘，但实在太贵，买不起。我一般都是挑一本，找个空地儿席地而坐，一看就一天，连午饭都不吃。那时的三联书店，到处都是我这样的读者。当然，那种爱不释手，贵点也忍了，咬咬牙买下来。

北京图书大厦也是我经常光顾的。那儿的价格虽然友好一些，但是内容就相对大众了。后来，我又发现了位于东四的中国书店，我敢保证，那绝对是北京最大的旧书市场，每次我到那儿，都翻腾淘弄到腰酸手软夕阳西下。其实，那儿的旧书价格也不低，但总归比新书便宜多了，最关键的是，这里能买到很多新书市场上买不到的书，甚至能淘到一些孤本，这在当时，算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渠道。如今，我的书架上的很多书，都是来自那里。多年以后，我出差到北京，还去了一次，当然，买书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怀旧。

四年下来，我的阅读量总算有了一定积累，写作基础也肉眼可见地提升。在校期间，也写过一些东西，尽管没有发表，但是每当读起来，都能感动自己，甚至热泪盈眶。那时候，受海子、于坚、苏特曼、波德莱尔等作家的影响，自己也有样学样，以写诗为荣。世纪之交那会儿，诗歌依然是校园顶流，我那时已经开始尝试所谓的现代主义、象征主义等风格流派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流派和主义，其精髓哪是一个学生可以领会的，但是那会儿雄心勃勃，纯属照葫芦画瓢，写出来的东西也貌似高深，自认为颇有几分大师的影子，我也一度沾沾

非虚构  
龙江故事

## 芦苇荡

□池淑萍

我自幼生活在美丽的松花江畔，家乡仿佛是一幅画卷，凝聚着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。离开家乡快四十年了，回忆起小时候在故乡与小伙伴们玩耍嬉戏的场景，仿佛昨日重现。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，电影般地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最难忘的是家乡的芦苇和那片深深的芦苇荡：夏季，它犹如一片翠绿的海洋，在江风的吹拂下碧波荡漾；深秋，它在阳光的映衬下，金灿灿格外迷人！尤其是探进芦苇荡里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惊喜的刺激；以及那拂过脸颊的、带着淡淡芦香的芦花，带给我的轻柔细腻曼妙的感觉……

## 2

我和小伙伴们就像一支欢快的游击队，经常结伴钻进那片广袤的芦苇荡或荒草甸子。在这片自然的乐园里捉蜻蜓，捕蝴蝶，模仿电影里的红军或解放军，折断带芦花的芦苇或茅草，把它们巧妙编织成伪装帽子，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“武器”，玩战斗、捉迷藏……

芦苇荡是我们的战场，高大的芦苇和茂密的荒草构成了我们天然的掩体。在“战斗”中，有时我们打阵地战，掩护火力点；有时也打冲锋，奋勇向前。匍匐、飞奔、跳跃、滚动，使出浑身解数；运用各种战术，使出各种计谋：迂回、包围、偷袭等等，展示智慧，玩得花样百出。

战斗中男孩子的嗓子喊得沙哑，女孩子的小辫子乱飞，那场面热闹极了。有时，不小心被坚韧的芦苇或茅草划伤，鲜血直流，带着伤仍然继续疯狂地奔跑、畅快地玩耍。

那时，孩子们玩“战斗”用的“武器”装备可以说是家庭条件和父母是否用心的一种象征。有的孩子拿着简陋的木头枪，有的用树枝和木棍自制成“枪”。虽然我的家庭并不富裕，但我却有一把父亲出差时特意给我买的小铁枪，可以发射塑料子弹；哥哥则拿着父亲

买的带转盘的冲锋枪，背后还背着一把父亲精心用木头做的涂了银粉的、银光闪闪的大刀，刀柄处母亲还用红毛线细心地做了个红穗子，那刀看上去像真的一样，非常漂亮！

每次哥哥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这把大刀时，大家都羡慕他，眼馋不已。这样的装备让他成为我们小军队中的“司令”，备受尊敬和推崇。在那片芦苇荡里，他领着我们去探险、战斗，我们跟着他，仿佛成了无敌的勇士，芦苇荡里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

那个年代，困难重重，很多人家连吃穿都难以保证。我的父母却舍得花费宝贵的资金给我们买玩具、书籍、棋类，努力让我们拥有快乐的童年。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节衣缩食、精打细算的日子。

他们的举动常常在邻里间引来非议，被认为是“不会过日子、没用的瞎花钱、浪费”。有人嘲笑他们是“惯孩子”“没正事儿”。

然而回头看，正是因为他们如此舍得付出和用心栽培，我们这七个姊妹才有了丰富多彩、与众不同的童年。他们用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成长环境，让我们在快乐中茁壮成长。

那些简陋的“武器”或许在现代看来很普通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对于我们这些穷孩子们来说却是非常宝贵，因为它们寄托着父母的爱。

那些童年游戏的欢愉，也成了我们心底最美好的回忆。

身軀苦盖在人们的屋顶，或做成苇墙，或变成一顶顶的斗笠，为人们遮风挡雨；或化作一张张苇席，蒲扇供人们安卧、纳凉。它们无私地庇护着人们，便利人们的生活；不惜粉身碎骨，将挺立的躯干化为纸浆，变成洁白的纸张，供人类描绘美好，把文明传扬；甚至默默地燃烧自己，慷慨地献人间以光热，这正是它们无私地体现！

如今，芦苇对人类、对自然的奉献精神的价值和意义，愈发被人们所怀念和赞颂。岁月流转，那些美好的时光，那些顽强坚韧的芦苇，还有父母的爱，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，成为我一辈子宝贵的财富。

在我心里，家乡的山水永远明丽，它们承载着无尽乡愁。在陌生的他乡，我常常怀念家乡的一切，家乡的河流，在夕阳下泛起金色的涟漪，那是童年的记忆，美得让人陶醉；还有家乡的人，就像芦苇一样坚韧而有气节，他们为家乡的建设默默地劳作着、耕耘着、奉献着……

童年记忆家乡芦苇的风骨与气节，像一面旗帜，鼓舞着我追求自由和坚持梦想的勇气。芦苇的精神更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，让我在他乡的日子里，依然保持着对家乡的眷恋和思念。

毕业后，我并没有走职业作家这条路，而是去了一家事业单位，好在从事的也算文字工作。随后几年里，看书的习惯一直坚持得很不错。后来工作忙了，又娶妻生子，自己也放松了要求，看书时间越来越少，好多该看的书也束之高阁了。倒是买书的习惯一直还在，看到好书，就想据为己有，至于买回来，多久能看，能看多少，就很难说了。再后来，很多买回来的书，几年都不拆封，也是常有之事。
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工作多年，有了人生阅历，又有了下笔的冲动。等到提笔，文思泉涌时，庆幸文学青年的底子还在，灵感枯竭时，又感叹这些年看书太少，又有了恶补的念头，好在后来也算付诸行动了。

这些年，我又写了一些东西，也发表了一部分，前几年，还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，在名义上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，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。不过，我不仅没有多少兴奋，还心有惶惶，唯恐文字写得好不好，辱没了作家二字，遂更加勤勉读书，反倒是下笔愈发小心翼翼了。

从少年到中年，我的作家之旅波澜不惊。如今，年少时的率性轻狂早已不见，只剩下人到中年的清醒和敬畏。

## 文到中年

□柴万金

刷和装帧都属上乘，但实在太贵，买不起。我一般都是挑一本，找个空地儿席地而坐，一看就一天，连午饭都不吃。那时的三联书店，到处都是我这样的读者。当然，那种爱不释手，贵点也忍了，咬咬牙买下来。

北京图书大厦也是我经常光顾的。那儿的价格虽然友好一些，但是内容就相对大众了。后来，我又发现了位于东四的中国书店，我敢保证，那绝对是北京最大的旧书市场，每次我到那儿，都翻腾淘弄到腰酸手软夕阳西下。其实，那儿的旧书价格也不低，但总归比新书便宜多了，最关键的是，这里能买到很多新书市场上买不到的书，甚至能淘到一些孤本，这在当时，算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渠道。如今，我的书架上的很多书，都是来自那里。多年以后，我出差到北京，还去了一次，当然，买书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怀旧。

四年下来，我的阅读量总算有了一定积累，写作基础也肉眼可见地提升。在校期间，也写过一些东西，尽管没有发表，但是每当读起来，都能感动自己，甚至热泪盈眶。那时候，受海子、于坚、苏特曼、波德莱尔等作家的影响，自己也有样学样，以写诗为荣。世纪之交那会儿，诗歌依然是校园顶流，我那时已经开始尝试所谓的现代主义、象征主义等风格流派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流派和主义，其精髓哪是一个学生可以领会的，但是那会儿雄心勃勃，纯属照葫芦画瓢，写出来的东西也貌似高深，自认为颇有几分大师的影子，我也一度沾沾

自喜，尤以别人看不懂为荣，毕竟，波德莱尔随便便能看懂？开什么玩笑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根基太浅，心浮气躁，又没有生活阅历，哪能写出像样的作品，最多就是少年心气，勇气可嘉罢了。也许，这就是大多数文学青年的经历吧。

毕业后，我并没有走职业作家这条路，而是去了一家事业单位，好在从事的也算文字工作。随后几年里，看书的习惯一直坚持得很不错。后来工作忙了，又娶妻生子，自己也放松了要求，看书时间越来越少，好多该看的书也束之高阁了。倒是买书的习惯一直还在，看到好书，就想据为己有，至于买回来，多久能看，能看多少，就很难说了。再后来，很多买回来的书，几年都不拆封，也是常有之事。
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工作多年，有了人生阅历，又有了下笔的冲动。等到提笔，文思泉涌时，庆幸文学青年的底子还在，灵感枯竭时，又感叹这些年看书太少，又有了恶补的念头，好在后来也算付诸行动了。

这些年，我又写了一些东西，也发表了一部分，前几年，还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，在名义上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，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。不过，我不仅没有多少兴奋，还心有惶惶，唯恐文字写得好不好，辱没了作家二字，遂更加勤勉读书，反倒是下笔愈发小心翼翼了。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  
龙江新闻APP  
龙江文旅·妙赏频道



《秋韵》中国画 刘振铎